

資治通鑑

冊四

資治通鑑卷第九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一

起施蒙協洽盡柔北君難凡二年項羽之分天下王諸將也王沛公於巴蜀漢中曰漢王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語曰天漢其稱甚美於是就國及滅項羽有天下遂因始封國名而號曰漢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張晏曰諡法無高以帝為功最

高而為帝之太祖故特起此名焉

元年冬十月

古有三正子為天正周用之以十一月為歲首丑為地正殷用之以十二月為歲首寅為人正夏用之以

十三月為歲首秦水德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十月為歲首高祖以十月至霸上因而革至武帝太初元年定曆改用夏正始以寅為歲首至沛公至霸上考異曰史記漢書荀悅漢紀皆云是月五於今因之

資治通鑑九 漢紀 太祖高皇帝 中華書局聚

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
縣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
東井此乃厥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
譏古浩曰所繆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
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
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
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厥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
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
聚於東井非十月也今從之十月不言五星聚

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

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轂也係頸言欲自殺也師
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組總五翻今綬紛條是也應劭曰璽
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
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
之代代傳受號漢傳國璽沈約曰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
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後代名傳國璽史記正義曰天子有
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
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諸侯之璽以
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子凡
七璽符說文曰信也章昭曰符發兵符也師古曰符諸所合符以為
契者也周禮地官之屬有掌節鄭玄註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
三禮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幢之形章昭曰節者使
所擁也釋名云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師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
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為信徐廣曰軹道在霸陵蘇林曰亭名也

在長安東十三里漢宮殿疏曰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括地志軹音紙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

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見事

上卷秦二世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付也屬吏者付之於吏使監

守之也屬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

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音翹舉也秦國周職方雍州之地耳既破六國乃舉豫兗青揚荆幽冀并八州有之

六國與秦俱稱王是為同列朝直遙翻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六合天地東西南北

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墮讀曰隳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

異也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

分之走音奏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

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阨乙革翻塞悉則翻戶口多少疆弱之處

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

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

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

上無留宮中

樊噲起於狗屠識見如此余謂噲之功當以諫留秦宮為上鴻門請讓項羽次之姓譜周宣王封仲

山甫於樊後因氏焉

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

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

縞素有喪之服謂弔民也為于偽翻縞工老翻

今

始入秦即安其樂

樂音洛

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

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

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

父老苦秦苛灋久矣

苛音何細也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

王之

王于況翻又如字

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灋三章耳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服虔曰隨輕重制灋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凡言抵罪

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並得之抵丁禮翻

餘悉除去秦灋諸吏民皆

案堵如故

案次第也堵牆堵也言不遷動也去羌呂翻

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

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

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制縣大

率方百里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

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

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

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

中吏卒遇之多無狀言無善狀也先悉薦翻繇讀曰搖及章邯以秦軍

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

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

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

吾父母妻子柰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

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

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

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班志

縣屬弘農郡師古曰今穀州縣括地志新安故城在洛州滎池縣東一十二里

或說沛公曰秦富

十倍天下地形疆聞項羽號章邯為雍王王關中於雍

用翻王關之王于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

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內音納又如字今傳內從人者奴對翻從入者讀為納稍徵

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

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

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戲許宜翻沛公左司馬曹無傷

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

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

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新豐縣本秦驪

邑高祖七年方置史以後來縣名書之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孟康曰鴻門

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下阪口名也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末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水經註今新豐古城東有阪長二

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汰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自新豐古城西至霸城五十里

霸城西十里則霸水又西二十里則長安城

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

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

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

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周禮眡稜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即後世

所謂望氣者也晉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

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皆帝王之氣

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

者

楚官有左尹右尹

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

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

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

語

為于偽翻語牛倨翻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

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

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

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

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

長於臣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

良出固要項伯要一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

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文穎曰毫秋乃成好不敢有所近

舉盛而言也師古曰毫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喻小非言其盛近其斬翻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

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

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倍讀

背曰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

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

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

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

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

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

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

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

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數所舉所佩

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如環而有缺增舉以示羽蓋欲其決意殺沛公也項羽默然不

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

壽若汝也師古曰凡言為壽者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

於坐殺之坐徂臥翻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

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樂音洛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

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

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如

何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

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盾所以蔽身者也盾食尹翻

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撞

江翻擊也遂入披帷立在旁曰帷釋名曰帷圍也瞋目視項羽瞋怒目也昌真

翻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眦才賜翻又在計翻目際也項羽按劍而跽

曰跽其紀翻長跪也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

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

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

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

乎復扶又翻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

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

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

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近其斬翻還軍霸上以待

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

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

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

噲曰如今人方爲刀俎我方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

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置留也留車騎於鴻門不以自

隨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斬彊紀信等四人姓譜夏侯

之後杞簡公爲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自夏后氏受爵爲侯謂之夏侯因而命氏紀春秋紀侯之後以國爲姓持劍

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霸上班志京兆霸陵縣故芷陽也文

帝更名間空也投空隙而行間古竟翻趣讀如趨嚮之趨凌須翻後以義推又七喻翻留張良使謝項羽

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

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度徒洛翻沛公已

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音勝

升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

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

有意督過之師古曰謂視責也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

壁置之坐上坐但臥翻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

之曰唉歎恨之聲音烏開翻又於其翻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

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

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秦民初見沛公無所侵暴而悅及為項羽殘滅失其初所望也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

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

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師古

曰沐猴獼猴也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如人之言也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

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言如前約使沛公王關中項羽怒曰懷王

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以得專主約天

下初發難時謂初起兵時難乃日翻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

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史記正義曰暴三年滅秦定天

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

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

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游即流也言乃徙

義帝於江南都郴史記曰長沙郴縣班志郴縣屬桂陽郡蓋高

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

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

江南長沙豫章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

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班志縣屬

正義曰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惡烏

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

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巴

漢中秦所置三郡地也班志南鄭縣屬漢中括地志南鄭縣今梁州

治所近世有李文子者蜀人也著蜀鑑曰南鄭自南鄭漢中自漢中

南鄭乃古褒國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漢中乃金洋均房等州六百

里是也秦既得漢中乃分南鄭以隸之而置郡焉南鄭與漢中為一

資 洽 通 鑑 九 漢紀 太祖高皇帝 七 中華書局聚

自此始春秋楚人巴人滅庸即今均房兩州而三分關中王秦地班志漢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

降將以距塞漢路塞悉則翻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

廢班志扶風槐里縣周曰大丘懿王所都也秦曰廢丘高祖三年更名章昭曰大丘周懿王所都秦欲廢周故曰廢丘括地志廢

丘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一十里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

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為塞王王

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韋昭曰塞在長安名桃林塞史記正義曰桃林塞今華州潼關師古曰取

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也塞先代翻櫟陽縣屬馮翊括地志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唐復萬年秦獻公所城

櫟陽故城在今雍州櫟陽縣東北二十五里項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以抵欣而事得已所謂有德於梁也櫟音藥立翳

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上郡北近戎翟因以名國班志高奴縣屬上郡索隱曰今鄜州有高奴

城括地志延州城即漢高奴縣杜佑曰延州春秋白翟之地漢為膚施高奴臨河縣地後魏置東夏州後改延州以界內延水為名董翳

都高奴今金明縣是項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

河東都平陽班志縣屬河東郡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

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括地志洛

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治焉後漢都維陽改為雒漢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韓王成因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而加水

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

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河內郡朝歌縣故殷都也因以名國徙趙王歇為代

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

地治襄國括地志邢州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予據班志襄國縣屬趙國

信都縣屬信都國漢蓋又分為二縣宋白曰趙王歇都襄國今邢州所理龍岡縣城是也當陽君黥布為楚

將常冠軍冠古玩翻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班志當陽縣屬南郡九江應劭曰江

自廬江尋陽分為九地理志九江在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楚自陳徙壽春號曰郢秦滅楚於此置九江

郡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

山王都邾班志邾縣屬江夏郡括地志邾故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番音婆義帝柱國共

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共音龔人

姓也姓譜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後臨江孟康曰本南郡漢改為臨江國江陵縣屬焉徙燕王韓

廣為遼東王都無終故無終于之國班志無終縣屬北平郡非遼東郡界蓋羽令韓廣都於無終而令併

王遼東之地故也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姓諸臧姓魯孝公子臧僖伯之後因從入

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師古曰今幽州縣水經注薊城西北隅有薊丘故名

薊音計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從楚

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

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

北王都博陽史記正義曰博陽在濟北班志太山郡盧縣濟北王都豈博陽即此地邪余據濟北有博關博陽蓋在博

關之南也濟子禮翻田榮數負項梁數所角翻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

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

客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為王

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班志南皮縣屬勃海郡關駟曰

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括地志南皮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因環封之三縣環音宦番君

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

嬰樊噲皆勸之灌風俗通曰灌灌氏之後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

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

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

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誦與屈同信與伸同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

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雍翟塞秦天下可圖

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漢王賜張良金

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

伯遺于季翻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侯罷戲

下兵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兵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

從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羽見高祖於鴻門此時已過戲矣又入燒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許宜翻各

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

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漢京兆杜縣之南也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近世有程大

昌者著雍錄曰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背礙南山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唯子午谷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即

是子午谷李奇蝕音力

張良送至褒中

地理志褒中縣屬漢中郡師古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括地志褒谷

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李文子曰褒谷在褒城西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同為一谷自褒谷至鳳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

谷在鳳翔府郿縣谷中褒水所流穴山架木而行

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

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

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蓋架木為之棧士限翻公休士

諫翻

且示項羽無東意

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於膠

東而以田都為齊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都

亡走楚

走音奏

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竊

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即墨自立為齊王是

時彭越在鉅野有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

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王三齊

之地

三齊謂齊及濟北膠東也王于况翻

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角將

兵擊越越大破楚軍

張耳之國陳餘益怒曰張耳

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乃陰使

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夏說讀曰悅項羽為天下宰不平

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今趙王乃北居代餘

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擊

常山復趙王請以趙為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齊王許之遣

兵從陳餘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

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穰侯班志穰縣屬南陽郡已又殺

之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班志武帝元狩六年置臨淮郡淮陰縣屬焉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無行言無善行可推擇也行下孟翻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

賈行賣曰商坐販曰賈治直之翻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信釣於城

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漂匹妙翻以水擊絮曰漂飯扶晚翻信喜謂漂母

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

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

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因眾辱之曰信能死

資治通鑑九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刺我亦翻不能死出我袴下

徐廣曰袴一作跨跨股也漢書作跨同耳師古曰跨兩股之間

索隱曰跨枯化翻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乃跨下也何必須要件作跨下

於是信孰視之俛

出袴下蒲伏

俛音免俯首也伏蒲北翻

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

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

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

數所角翻下同漢王

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為連敖坐當斬

據史記表信為連敖

典客班表作票客索隱以為誤徐廣於周竈表以連敖為典客蓋以信表為據李奇曰楚官名如淳曰連敖楚官左傳楚有連尹莫敖其

後合為一官號

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

滕公曰

滕公即夏侯嬰初從高祖為滕令故號滕公

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

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

說讀

悅言於王王拜以為治粟都尉

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都尉蓋其屬也至漢改內史

為大司農

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

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

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卽亡去

數所角翻

何聞信亡不及以

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

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

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

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

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古師

曰為國家之奇士余謂何言漢國之士僅有信一人他無與比也

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

信

長王于况翻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

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

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

吾為公以為將

吾為于偽翻

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

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

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

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

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

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上時掌翻王曰丞相數言將軍

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

權天下豈非項王耶鄉讀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

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

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惟史記作惟漢書作唯師

曰惟字當屬下句讀如本字予謂如漢書本文則然臣嘗事之

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噤叱咤喑於鳩翻噤烏路翻

千人皆廢晉灼曰廢然不能任屬賢將屬之此

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索隱

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

當封爵者印劓敝忍不能予蘇林曰手弄角訛不忍授也余

嘔猶媵媵同音吁

鄧展曰和好貌

謂角訛者劓之義敝舊敝也師

咤卓嫁翻

發怒聲也

然不能任屬賢將

欲翻

此

此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然臣嘗事之

然臣嘗事之

古曰列五九翻蘇林太官翻又音專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

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

愛王諸侯不平

背蒲妹翻王于丸翻下而王威王王王當王同

逐其故主而王其

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

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

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

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

所不散

散謂四散而立功劉氏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敗散也貢父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兵無

不離散以敗也

且三秦王為秦將

謂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人

將秦子弟數歲矣

所殺亡不可勝計

勝音升

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

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

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

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瀆與秦民

約灋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

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

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

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

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

引兵從故道出襲雍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班志故道縣屬武都郡括地志故道今鳳州兩當縣杜佑

通典曰故道鳳州梁泉兩當縣地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

止戰好時又敗班志陳倉縣屬扶風唐之岐州寶雞縣是也杜佑曰故城在縣東二十里班志好時縣屬扶風

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宋白曰漢好時故縣在今縣東南四十三里奉天縣界好時故城是也李文子

曰在今鳳翔天興縣界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

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

其地為渭南河上上郡渭南後曰京北河上後曰馮翊令將軍薛歐王

吸出武關歐惡后翻吸音翦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

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賈音王陵者沛人也先聚

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

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古以東鄉之位為尊沛公見羽

於鴻門羽東鄉坐韓信東鄉坐李左車而師事之是也鄉讀曰嚮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

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

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

陵母為于偽翻語牛倨翻亨讀曰烹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

距漢班志吳縣屬會稽郡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

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于遺

季翻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燕王廣不肯之遼東臧荼擊殺之并其地是歲

以內史沛周苛為御史大夫班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宰相應劭曰侍御史之

率故稱大夫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稍叛之趣

促日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

之江中

九江王黥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

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

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丘漢王厚

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

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

偽為于

留傅趙

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張良自韓間行歸漢

古間

竟漢王以為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

特將未嘗獨將兵也將即亮翻

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如陝

陝失再翻

鎮撫關

外父老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漢王以韓襄

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昌於陽

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

王還都櫟陽

諸將拔隴西

春正月項王北至城

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

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

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

之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章平也雍於用翻三月漢王

自臨晉渡河臨晉註見三卷報王五年師古曰其地在河之西濱東臨晉境即今之同州朝邑界也史記正義曰臨晉

津關即蒲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孔穎達曰按祭法曰大夫以下

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

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平為

宰師古曰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

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

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也濟

子禮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

為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殷王反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為都

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師古曰言無幾時漢王攻下殷項王怒

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歸項王而

挺身間行挺身待鼎翻拔也言平拔身間出而行也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修

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

曰臣為事來偽翻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

語而說之說讀曰悅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

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使平典護軍而監護諸將也諸將

盡謹曰謹音喧謹然不服之聲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

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監古銜翻漢王聞之愈益

幸平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水經河

水逕平陰縣北魏文帝改平陰曰河陰洛陽縣屬河南郡新城時屬

縣界惠帝四年始置新城縣括地志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
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 二老董公遮說王曰班表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

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秦制
橫道自言曰遮說式芮翻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

無名伐有罪則兵出有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

羽為無道放殺其主放謂遷義帝於郴殺謂殺之江中殺讀曰弑天下之賊也

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

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

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

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

曰袒謂脫衣之袖也袒徒旱翻眾哭曰臨力禁翻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

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

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

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史記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歷漢

水而下東行至徐州擊楚余謂正義之說迂矣三河在彭城之北已不可謂南收三河士若發關內兵南浮江漢獨不能出武關而浮江

漢而必入子午谷至漢中而下漢水邪况子午道此時亦未通鑿其可引之而為說乎此特言發三河士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漢下兵以

夾攻之也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師古曰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 使者至趙陳餘曰

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

頭遺陳餘遺于季翻餘乃遣兵助漢 田榮弟橫收散卒

得數萬人起城陽史記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余考正義所謂城陽乃班志濟陰郡之城陽縣田榮初與

項羽會戰之地榮既敗而北走死於平原羽遂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則濟陰之城陽已隔在羽軍之後田橫所起蓋班志城陽國之地

春秋莒之故虛也羽既連戰未能克橫而漢入彭城遂南從魯出胡陵至蕭以擊漢莒魯舊為鄰國則此城陽為莒之故虛明矣 夏

四月立榮子廣為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

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

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

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

項羽併王梁楚徙魏王豹於河東魏王今越所下外黃十餘城皆梁地也 欲急立魏後今西魏

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

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

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

陵至蕭

魯卽伯禽所都秦置魯縣屬薛郡漢後以薛郡爲魯國史記正義曰魯今兗州曲阜縣蕭縣秦屬泗水郡唐徐州蕭

縣是也

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

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

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

臣贊曰穀泗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水經註睢水出陳留縣西菑蕩渠

東過沛郡相縣又逕彭城郡之靈璧東而東南流項羽敗漢王處也漢書又云東逼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縣界又詳睢水逕穀

熟而兩分而睢水爲蘄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爲兼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卽睢水也睢水又東南至下相而入於泗謂之睢

口泗水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南至下邳入淮子孟康曰靈璧故小縣在彭城南史記正義曰靈璧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漢軍

却爲楚所擠

擠子詰翻排也又子奚翻

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爲

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

沙石窳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

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漢

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

主 魯元公主帝女也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師古曰公主惠帝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不得為諡貢父曰韋昭是

也 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 推吐雷翻 滕

公為太僕 滕公夏侯嬰也史記曰嬰從擊秦軍洛陽東賜爵封轉為滕公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班表太僕秦

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 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

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

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 卒子恤翻 審食其從太公呂后

間行求漢王不相遇反遇楚軍 審姓食其名食其音異基將間行以避楚軍乃反與

楚軍相遇也問古覓翻下同 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 質音致 是時

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 班志下邑縣屬梁國梁國秦碭郡漢改焉宋白

曰今宋州碭山縣即古下邑城 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

背漢復與楚 背蒲妹翻 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 田橫進

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 漢王

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 師古

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張良曰九江

共破楚也余謂等棄之者言捐以與人與棄等也

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

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翻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

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

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數所角翻以辭相責召布布愈

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

王又多布材師古曰多者猶重也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

下邑徙軍碭遂至虞班志虞縣屬梁國師古曰今宋州虞城縣宋白曰古虞國舜禪禹封其子商均於虞

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

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姓譜隨姓隨侯之後又云杜伯之玄孫會為晉大夫食采於隨曰隨

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武子後因以為姓

翻妹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

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

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傅讀曰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

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言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

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傅者皆發之未二十為弱過五十

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

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京縣秦屬三川郡漢改曰

河南郡即鄭共叔所居京城也應劭曰京縣今有大索小索亭括地志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曰成

臯城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宋白曰滎陽縣故城在鄭州滎澤縣南十七里平原上索水逕其東即項羽圍漢王

處秦三川郡亦曾移理於此括地志所謂滎陽縣即大索城乃唐之滎陽縣晉灼曰索音冊師古音求索之索楚騎來衆

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

必駱甲班志重泉縣屬馮翊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姓譜齊大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為氏又

史記惡來革之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

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乃拜

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

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

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西北

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屬之欲翻周勃灌嬰等言於漢王曰陳

平雖美如冠玉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無所有也其中未必有也臣聞

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仲翻又亡

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

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

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

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尾生古之信士或曰即微生高孝己商高

宗之子以孝行著行下孟翻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

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

不讀曰否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

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

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

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

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裸即果翻不受

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

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

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魏王

豹謁歸視親疾謁歸謂謁告而歸也至則絕河津反為楚豹都平陽在河東故

斷其津濟以拒漢軍為于僞翻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子盈為太

子赦罪人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

定雍地以為中地北地隴西郡自置中地郡後至九年罷屬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

為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為右扶風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

民就食蜀漢初秦之亡也豪桀爭取金玉宣曲任氏

獨窖倉粟

漢有長水宣曲胡騎高祖功臣有宣曲侯蓋地名也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師古曰宣曲觀名索隱曰

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關其地窖工孝翻穿地以藏粟也

及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

耕種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者數世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為灋

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

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

軍未嘗乏絕

調徒弔翻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

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

奴耳吾不忍復見也

復扶又翻

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

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

曰栢直

姓譜栢柏皇氏之後顓頊師栢招帝嚳師栢景春秋栢國為楚所滅

王曰是口尚乳臭

言其少不經事弱不任事若未離乳保之懷者

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

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

曰項宅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

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酈生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

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塞悉則翻信乃益為疑

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

邑班志夏陽縣屬馮翊秦之少梁也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史記正義曰夏陽在同州北韓城界木罌服虔曰以木桺縛罌缶以渡也

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缶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師古曰服說是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罌一政翻康於耕翻魏王豹

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傳直戀翻言以驛馬傳送詣漢

王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漢之敗於彭城

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背蒲翻韓信既定

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時

王歇王趙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闕與信之下魏趙

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資治通鑑卷第九

日...
 資...
 使人...
 如...

資治通鑑卷第十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

起疆圉作噩盡著
雍闥茂凡二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

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

陘音刑杜佑曰井陘口在鎮州
鹿泉縣今謂之土門按宋白續

通典鎮州石邑縣有井陘山甚險固又鹿泉縣本漢石邑縣地隋開
皇十六年置至德初改名獲鹿又井陘縣穆天子傳天子獵於鏹山
即此地註云燕趙謂山脊為陘陘山在縣東南十八里四方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陘
號二十萬廣武君

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鬪謂

資治通鑑

十 漢紀

太祖高皇帝

一

中華書局聚

取代之勝勢也說翰芮翻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

蘇後褻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方軌謂車併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

鄭康成曰行道曰糧謂精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

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間古竟翻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釋名云輜輿也所

載衣服雜廩其中重直用翻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

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

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

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

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

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

止舍止軍而舍息也舍如字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傳發傳令軍中使發兵

人持一赤幟漢旗幟皆赤幟昌志翻從間道葺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葺

音蔽依山以自覆蔽也杜佑曰早山音蔽今名抱犢山在鎮州石邑縣井陘山亦在石邑意間道草山即此地師古曰蔽隱於山使敵不見

見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若汝也疾速也

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

言破趙乃當共飽食也餐千安翻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

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

未肯擊前行行戶剛翻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信蓋謂趙聚兵塞井陘之口欲俟信

出險而後擊之若見前鋒便縱兵接戰則信必將阻險而還師也還音旋又如字乃使萬人先行出背

水陳史記正義曰綿蔓水自并州北流入井陘縣界即信背水陳處背蒲昧翻陳讀曰陣趙軍望見而大

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走音奏

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

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師古曰殊絕也言決意必死不可敗

敗補邁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

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

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

王將矣將即亮翻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

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水經註泚水即井陘山水

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又東註綿蔓水師古曰泚音祗又丁計翻又丁禮翻禽趙王歇諸將効

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灋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

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倍與背同蒲妹翻臣等不

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灋顧諸君不察

耳兵灋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孫子九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為死地曹操註曰前

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退有礙者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

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師古曰言如忽入市塵驅其人以赴戰非素所

習練者也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

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予讀曰與下同諸將皆服曰善非

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

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予讀曰與鄉讀曰嚮問曰僕欲北伐

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

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權所以稱物見其輕重也左車蓋謂兵者國之大事如己者敗亡之

餘不足以審處其輕重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

秦霸百里奚虞之大夫虞公不能用以亡秦穆公信而用之遂霸西戎非愚於虞而智於秦

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

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言得侍左右以求教

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

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

耒褫衣甘食褫音瑜靡也此言當時之人畏信之威聲不能自保其生業皆輟耕釋耒褫靡其衣甘食以苟生於

日夕不復為久遠計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

卒罷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

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兵詭道也乘勢以為用者

也見顯露也屈盡也吾之情見則敵知所備勢屈則敵得乘吾之敝矣見賢遍翻屈其勿翻曠日持久糧食

單竭單與殫同盡也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

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

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

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

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

燕路首式救翻頭之所向曰首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尺者

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暴其所長於燕暴顯也示燕必不敢不

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

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

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

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

河擊趙數所角翻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

兵詣漢 甲戌晦為晦月盡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卯晦

日有食之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此太宰非周官之大宰漢奉常

屬官有太宰師古曰具食之官信使人國必使人為之主時布使太宰主何也三日不得見隨何說

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漢為弱也此臣之

所以為使說輸芮翻下同使疏吏翻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

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

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倍與背同蒲妹翻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

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

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

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鄉讀曰嚮下同必以

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

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

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爲楚前鋒

將帥亮翻

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

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

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

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

垂拱者垂衣拱手也

夫託國於人

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

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

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

義帝也

背蒲妹翻

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

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

徼循也凡邊謂之邊徼蓋使人循徼機禁姦非因以名之

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障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徼吉弔翻乘登也登塞垣而守之

楚人深入敵國八九

百里

言楚自彭城至滎陽成臯中間有梁地間之彭越時反梁地是楚之敵國也故云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老弱

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

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

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

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

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易以豉翻為于偽翻臣非以九江之

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倍與背同蒲妹翻項王必留

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

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九江必大王有也

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

在九江舍傳舍傳舍客舍也前客舍之而去後客復來舍之傳相受也故謂之傳舍傳直戀翻方急

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

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

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

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且子余翻龍姓且名數月龍且破九江軍

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十

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見賢遍翻

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

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帝以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

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帳若今之帳設也御謂服御也從才用翻於是乃使人入

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

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

屯成臯楚數侵奪漢甬道數所角翻漢軍乏食漢王與酈

食其謀撓楚權食其音異其基撓女教翻弱也其字從木食其曰昔湯伐桀封

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

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

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

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

而朝衽衣襟也鄉讀曰嚮朝直遙翻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矣言將使食其行使六國授之以印而使佩之趣讀曰促下同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

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子房張良字也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

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

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

籌之時漢王方食故良言願借食前之箸就用指畫鄭玄曰今人或謂箸為挾提昔湯武封桀紂

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度徒洛翻今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

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商容殷賢人里門曰閭表顯異也紂囚箕子殺比干武王克殷釋箕子囚

封比干墓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辭而不受鄭玄曰商家樂官知禮

容所以禮署稱容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

臺之錢服虔曰巨橋倉名許慎曰鉅鹿之大橋有漕粟杜佑曰鉅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臣瓚曰鹿臺今在朝歌城中劉

向曰其大三里高千尺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

已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曰軒曲周屏車如漚曰革

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復扶又翻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

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華戶化翻放牛桃林之陰灼晉

曰桃林在弘農閩鄉南谷中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即桃林也師古曰桃林山

谷在閩鄉縣東南西南去湖城縣三十五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

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

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

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

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

復撓而從之服虔曰惟當使楚無疆疆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惟楚大無有強之者若復立六國六國皆撓而

從之陛下安得而臣之乎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

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哺音步食在口中者豎儒幾

敗而公事而汝也公尊稱也高祖嫚罵人率曰而公迺公蓋自尊辭幾居依翻令趣銷印荀

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

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

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

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

以復六國自為樹黨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酈生亦說漢王所以

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

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

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

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

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

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

秦趙之斃

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

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

卞莊子刺虎管

賢子止之日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

施之戰國之

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

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

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

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

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

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

事見上卷三年

彭城之難

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

事見上卷二年難乃日翻

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

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

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

都喪息浪翻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

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

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

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

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漢王謂

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

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鍾離古鍾離子之後以國為姓龍姓出於龍伯氏又曰出於舜

納言之龍師古曰昧莫曷翻其字從本末之末且子余翻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

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間古莫翻項王為人

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

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

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

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

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夏四

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

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羽使使至漢陳

平使為大牢具

大讀曰太古者諸侯遣使交聘其牢禮各如其命數以三牲具為一牢秦滅古法軍興之時不能備古之牢禮故以太牢具為盛禮孔穎達曰按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太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太牢則諸侯日食

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日食特豚朔月特

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云見子具朔食註云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諸侯祭以太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

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

用牛也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

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

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惡麤惡草草率也

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

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

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

城疽發背而死疽千余翻癰瘡也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

事急矣臣請誑楚誑居況翻欺也王可以間出間古莫翻於是陳

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

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蔡邕曰以犖牛尾為

之大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為之在左驂當鑣上師古曰應說非爾雅翼犖西南夷長髦牛也似牛而四節腹下及肘皆有

赤毛長尺餘而尾尤佳其大如斗天子之車左纛以此牛尾為之繫之左駢馬軛上蓋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駢駢即驂也安最外馬頭上

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纛徒倒翻又音毒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

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

周苛魏豹樞公守滎陽樞千容翻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

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樞公相謂曰反國之王

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

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轅姓也姓譜陳大夫轅濤塗之後以其所本考之亦與爰袁一姓通漢

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

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

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師古曰韓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

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皆類此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

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

計出軍宛葉間班志一縣屬南陽郡史記正義曰宛鄧州縣葉汝州縣宛於元翻葉式涉翻與黥

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

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

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

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雖音

羽乃使終公守成臯終姓也姓譜曰陸終之後而自東擊彭越漢王

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

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

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

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縱公

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逃漢書逃作跳如瀆音逃史記項羽紀作逃索隱徒彫

翻晉灼曰跳獨出意如淳曰逃謂走也余謂左氏傳例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太史公蓋用此例温公仍之逃當如字獨與

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張晏曰玉門成臯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

傳舍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

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

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

備守趙地孟翻行下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

兵距之鞏班志鞏縣屬河南郡即東周君所居汝洛地圖云鞏固也鞏縣在洛水之間言四面有山可以鞏固令

其不得西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隋天文志孛彗之屬也偏指曰彗孛氣四

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蔽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何懼乎

由是言之災甚於彗孛蒲內翻又蒲沒翻班志房南臨江王敖

衆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資洽通鑑 十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十 中華書局聚

薨子尉嗣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

南鄉軍小脩武欲復與楚戰鄉讀曰嚮復扶又翻郎中鄭忠說止

漢王漢制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皆屬郎中令說式芮翻使高壘深塹勿

與戰塹七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縮將卒二萬

人縮烏板翻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

以破其業師古曰積聚所畜軍糧芻藁之屬也積子賜翻聚才喻翻無以給項王軍食

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

保 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睢陽秦縣屬碭郡漢

屬梁國故微子所封國也唐為宋州宋城縣杜佑曰漢外黃故城在陳留郡雍丘縣東春秋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即此九月

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挑

了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

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

漢王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

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

天大戴禮曰食穀者智慧而巧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鑽火而人始裹肉而燔之曰炮神農時人方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及黃帝時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矣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

令適卒分守成臯適讀曰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所謂謫戍也此乃天所以資

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易以自奪其便臣竊以

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

農夫釋耒耒手耕曲木也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

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教倉之粟塞成臯之

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贊曰飛狐口在代郡節古曰贊說是壺

關無飛狐之名地道記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峻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註代郡南四十里有蜚狐關史記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代郡城西南有山俗號蜚狐口塞悉則翻行戶剛翻守白馬

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謂因地形而據之以制敵則天下知所歸

資治通鑑

十漢紀 太祖高皇帝 十一 中華書局聚

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

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齊地東至海南至太山故

曰負海岱西阻清濟北阻濁河故曰阻河濟濟子禮翻南近於楚近其人多變詐足下

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

王使為漢而稱東藩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合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臣

謂分為二者是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

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

何以言之曰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

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

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

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

樂為之用樂音洛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毛晃曰背

恩亡德曰負倍與背同蒲妹翻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

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

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

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

北魏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為西河索隱曰北魏謂魏王豹出

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

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

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鄼生之說形格勢禁之說也蓋

守白馬杜太行距蜚狐則河北燕趙之地盡為漢有齊楚將安歸乎

白馬津在唐滑州太行阪在唐澤州界杜佑曰蔚州飛狐縣漢廣昌

縣地飛狐口在縣北即漢之王疾先下漢王齊國可得而

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

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軍以距漢先悉薦翻華

姓譜宋華父督始立華氏張揖曰濟南歷山之下余及納鄼生之

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鄼生日縱酒為

樂樂音洛

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

欲止辨

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

使下齊

間古覓翻使疏吏翻

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

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

軾車前橫木人所憑者掉徒釣翻搖也

下齊七

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

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

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

生為賣己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

高密縣在膠西宣帝本始元年為高密國宋白

曰高密春秋時晏平仲所食邑

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博陽

此據史記也班書作橫走

博博陽近清河博關此正韓信自趙進兵之路臨淄既破君相皆出走其後韓信既虜田廣於濰水灌嬰又敗田橫於贏下贏縣亦屬太

山郡括地志故贏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唐之博城漢太山之博縣此博陽即博城之陽

守相田光走城

陽

相息亮翻

將軍田既軍於膠東

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漢為膠東

國以其地在膠水之東也

楚大司馬咎守成臯漢數挑戰

數所角翻挑徒了翻

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

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

濟曰汜音祀左傳曰鄆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臯谷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

也鄆在鄭地汜釋者云在襄城則亦非此汜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索隱曰此水今見名汜水音似臣瓚說是張晏曰在濟陰

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為滎澤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括地志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

十二里方山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

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

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

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

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括地志東廣武

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記曰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

東南流今澗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曰一澗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

就敖

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臯破乃引兵還漢軍

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

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俎置太

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

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

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如瘠曰俎高几之上也李奇曰軍中築檣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

故置俎上如說是俎在呂翻方言周晉秦隴謂父為翁若汝也而亦汝也古者以梧盛羹今之側盃有兩耳者也項王怒

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

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王曰天

下匈匈數歲者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公休許容翻徒以吾兩人耳願與

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

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三令壯士出挑戰

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輒射殺之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為縣屬鴈門此縣人

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奇說是射而亦翻項王大怒乃自被甲

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瞋昌真翻樓煩目

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

間問之間問微問也間工莫翻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

卽漢王

卽就也從也

相與臨廣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

身挑戰漢王數羽曰

數所具翻

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

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

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

收私者收

取其財以爲私有

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

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彭

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

殺義帝江南罪九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

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

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

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捫音門摸也師古曰傷胸而捫足者以安衆也中竹

仲漢王病創臥

創初良翻

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

卒

彊其兩翻勞力到翻

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

行下孟翻

疾甚因馳

入成臯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

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

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

易敗散孫子九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曹操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者也易以歧翻下同不如深壁令

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信臣常所親信之臣亡城聞王在楚來

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

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

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

兼人之勇事見上卷元年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

漢夾濰水而陳徐廣曰濰水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

海水經註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韓信與龍且夾水而陳即此處濰音維陳讀曰陣韓信夜令人為萬餘

囊滿盛沙壅水上流盛時征翻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

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

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

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史記

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子據班志濟陰郡城陽縣雷澤在西北此梁地也自離水追北至城陽此乃漢城陽國

之地正義此誤與上卷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

博陽田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軍

於贏下敗蒲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

於千乘千乘縣屬北海郡高祖分置千乘郡括地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乘繩證翻曹參擊

山既於膠東皆殺之盡定齊地立張耳為趙王

漢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

曰縣首於木上曰梟索隱曰欣自剄於汜水上今梟之櫟陽者以其故都故梟以示之也留四日復如軍軍

廣武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

也南邊楚師古曰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

罵曰吾困於此日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
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
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
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
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
擊楚操七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盱台音吁

怡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

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

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分扶問翻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

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

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厭於鹽翻且漢王不可必身居

項王掌握中數矣數所角翻史記正義色庚翻項王憐而活之然得

脫輒倍約倍蒲妹翻下同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

下雖自以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必終爲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當今二

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

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

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三分即今釋此時而

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

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郎中執戟宿衛信先言

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倍蒲妹漢王授我上將

軍印予我數萬衆予讀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衣衣下於

雷翻食食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

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

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

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以微

信言背漢則大貴也相息亮翻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

難乃日翻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在滅秦所憂者唯此今楚漢分爭使天下

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暴步木翻

又如字凡暴露之暴皆同勝音升楚人走彭城轉鬪逐北乘利席卷威

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

年於此矣漢王將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

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者不能自救也折而設翻此

所謂智勇俱困者也百姓罷極怨望無所歸倚罷讀日疲

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

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縣讀日懸足下爲漢則漢勝與

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

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

甲兵之衆據彊齊從趙燕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

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

師古曰齊國在東故曰西鄉止楚漢之戰鬪士卒不死亡故曰請命

鄉讀曰

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

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

故有膠泗之地

膠泗二水名

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

率而朝於齊矣

師古曰深拱猶高拱也朝直遙翻

蓋聞天與弗取反受

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

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常山

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黻陳

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

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

卒子恤翻

患生

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

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黻陳

澤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

種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盡而獵

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

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種章勇翻此句音鉤

二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

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

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

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徹

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復扶又翻計者事之

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鮮息善翻故知者決之

斷也斷丁劑反疑者事之害也審豪釐之小計豪長毛也遺十豪為釐

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

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

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

齊遂謝蒯徹

謝去辭之使去也

因去佯狂為巫

秋七月立黥

布為淮南王

八月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應劭曰北

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蓋貉人及燕皆來助漢孔穎達曰經傳說貉多

是東夷故聯方掌九夷九貉鄭志答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周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貉讀與貉同

漢王下

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棺工喚翻斂力贍翻

與作衣衾而斂尸於棺也轉送傳送也

四方歸心焉

是歲以中尉周昌為

御史大夫

班表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昌苛從弟也

從才用翻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

侯公說羽請太公

太公呂后為楚所得見上卷三年

羽乃與漢約中分

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

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以通宋鄭

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應劭曰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曰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

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之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洪溝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杜佑曰鄭州

滎陽縣西有鴻溝楚漢分境之所

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

珍傲宋版印

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章昭曰凡數三分有

二為太半有一分為少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

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史記正義遺唯季翻余謂音如字亦通遺留也

漢王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十

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

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起屠維大淵獻盡重光赤奮若凡三年

太祖高皇帝中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徐廣曰固陵在陽夏晉灼曰即固始縣余據班

志固始與陽夏為兩縣皆屬淮陽國劉昭志陳國陽夏縣有固陵聚括地志固陵縣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與齊

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

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

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李奇曰言信越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為分畫

疆界分扶問翻余謂韋說是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

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言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非君王本意信亦不自

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上見

卷二年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

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班志睢陽縣屬梁國劉昭志穀城縣屬東郡春秋之小穀也括地志

穀城故城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際黃河盡以封彭越從陳以東傅

海與韓王信陳古陳國班志之淮陽國也唐為陳州自陳以東至于海并齊舊地盡以與齊王信信家在

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

為戰則楚易破也易以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

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

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舒春秋之舒國也班志舒縣屬廬江郡括地志舒今廬江之故舒城

是也舉九江兵迎黥布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徙壽春號曰郢至王負芻為秦所

滅置九江郡至唐為廬壽滁濠等州之地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項

王至垓下李奇曰沛涿縣聚邑名校下交翻張揖三蒼注垓堤名在沛郡史記正義曰按垓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

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垓音該

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重直龍翻項王夜聞漢軍

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楚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吳歎

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有雞鳴時乎乃大驚曰

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悲

歌忼慨泣數行下忼苦廣翻行戶剛翻泣目中淚也左右皆泣莫能仰

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騅朱惟翻蒼白雜毛曰騅孔穎達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

雜間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

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

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屬之欲翻至陰陵班志陰陵縣屬九江郡括地志陰陵

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給蕩亥翻欺誑

也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

東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定遠東南五十里乃有二十八騎漢

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度徒洛翻謂其騎曰吾

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有天

下然今卒困於此卒子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

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勝之

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

四鄉鄉讀曰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

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

呼馳下漢軍皆披靡呼火故翻披普彼翻史記正義曰靡言精體低垂遂斬漢一

將是時郎中騎楊喜追項王郎中騎即漢官所謂騎郎項王瞋目而

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辟頻益翻易如字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故處宋齊國語

補音易以歧翻未知其何據項王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

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

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

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臣贊曰烏

江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屬臨淮括地志烏江亭卽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爲縣水經曰江水又北得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橫紅

待項王卽此地余據烏江浦在今和州烏江亭長橫船待徐廣曰橫

音儀一音俄應劭曰儀正也子孟康曰儀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謂整船向岸曰儀索隱曰儀字諸家各以意解耳鄒誕本作

樣船以尚翻劉氏亦有此音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

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

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

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

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

以所乘騅馬賜亭長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

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顧見

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

故人難親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面謂背之不正向也面縛亦反借而縛之杜元凱以爲但見其面非也

貢父曰面之直向之耳指示中郎騎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

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

史記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余謂一斤金與

萬戶邑多少不稱正義之說未可為據也

吾為若德

班書德作得鄧展曰令公得我以為功也史記作德徐廣曰亦可是人舊有恩德於己余謂羽蓋謂我為汝自刎以德汝

功德之德史記正義曰為于偽翻言呂馬童與己是故人舊有恩德於己余謂羽蓋謂我為汝自刎以德汝

乃自刎而

死

刎武粉翻

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

蹂人九翻

爭項王相殺者

數十人最其後楊喜呂馬童及郎中呂勝楊武各得

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戶封五人皆為

列侯

呂馬童封中水侯王翳封杜衍侯楊喜封赤泉侯楊武封吳防侯呂勝封涅陽侯

楚地悉定獨魯

不下

秦魯縣屬薛郡項羽初封於此漢為魯國

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

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

項王頭以示魯父兄魯乃降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

於穀城

宋白曰宋州穀熟縣古穀城也漢於此置薄縣又改為穀陽縣

親為發哀哭之而去

為于偽翻

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皆為列侯

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太史公曰羽起

隴晦之中

晦古
畝字

二年遂將五諸侯滅秦

此時山東六國而
齊趙韓魏燕並起

從羽伐秦故
云五諸侯

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

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

師古曰背關謂背約
不王沛公於關中懷

楚謂思東歸彭城也余謂背關懷楚文意一貫言羽棄背
關中之形勝而懷鄉歸楚也不必分爲兩節背蒲妹翻

放逐義

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

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

其國

卒子
恤翻

身死東城尙不覺悟而不自責乃引天亡

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楊子濼言或問楚敗

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

也屈
盡也

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

傲徒對
翻惡也

屈人者克自屈者

負天曷故焉

温公曰何
預天事

漢王還至定陶

班志定陶縣屬
濟陰郡古之陶

邑宋爲廣
濟軍理所

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臨江王共尉不降

共敖項羽封爲臨
江王尉其子也

遣盧綰劉賈擊虜之

春正月更立

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更工衡翻封魏相國建城

侯彭越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衡翻令曰兵不得休

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師古皆曰與弋庶翻貢父曰與讀曰歟助辭今天下事畢

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如淳曰殊死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

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貢父曰諸侯王皆上疏請

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受命因而不改張晏曰汜水在濟陰

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括地志漢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汜敷劍

翻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

夫人高祖母曰劉媪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媼師古曰媪女老稱音烏老翻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

下惟天子獨稱之漢制度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

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此為異也制書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

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如故事誠敕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倣此故衡山王

吳芮從百粵之兵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

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芮為長沙王吳芮

封衡山王都邾今封長沙王都臨湘番禺何翻

又曰故粵王無諸世奉粵祀秦侵

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率閩

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

中地

粵王無諸句踐之後秦取其地置閩中郡今復以封之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徐廣曰今建安侯官地史記正義曰

今閩州又改為福應劭曰閩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非也音緡閩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

帝西都洛陽

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

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復扶目翻還也

吏以文灑教訓辨告

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諭之

勿笞辱軍吏卒

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

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

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

勿事

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滄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復方目翻

帝置酒洛

陽南宮

括地志南宮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秦時洛陽已有南北宮

上曰蔡邕曰上者尊

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

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

徹通也應劭曰

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後避武諱改曰通侯亦曰列侯

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

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

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臣贊曰漢帝

年紀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奏高祖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綰及張良陳平之屬皆在陵不得而先對也姓譜齊太公之後食采於高因氏焉陛下使人攻城略地

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

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

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

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填讀曰鎮餽與饋同

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

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

而不能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

說讀曰悅

韓信至

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

尉事見九卷元年漂匹妙翻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甯

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彭越既受漢

封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海中

島史記正義曰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余按北史楊愔避讒東入田橫島是島以橫居之而得名島丁老翻帝以

田橫兄弟本定齊地齊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取

後恐為亂乃使使赦橫罪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

使酈生事見上卷四年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臣恐懼不敢奉

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帝乃詔衛尉酈商曰

班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

族夷從才用翻言誅夷其族也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周禮司

邦節辨其用以輔王命註云節者執以行為信邦節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守邦國用玉節以玉為之守都鄙用角節以角為之邦

國之使節用金門關之節用符貨賄之節用璽道路之節用旌審此則古之所執以為信者皆謂之節自秦以來有璽符節則璽自璽符

自符節自節分爲三矣漢之節即古之旌節也鄭氏註以符節爲漢宮中諸宮詔符璽節爲漢之印章旌節爲漢使者所持節則知漢所謂節蓋古之旌節也賢曰節者所以爲信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之旄三重此漢制也 曰田橫來大

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

二人乘傳詣洛陽 如瀆曰四馬高足爲置傳中足爲馳傳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輶傳急者乘一乘傳師

古曰蓋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漢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

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乘置馳傳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央一輶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以馬駕輶車

而乘傳曰一封輶傳史炤所謂依乘符傳而行者本此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耳終不若顏說簡而明傳張戀翻 未至

三十里至尸鄉廢置 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臣瓚曰案廢置謂置馬以傳驛者 橫謝使

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因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

漢王俱南面稱孤 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爲謙也老子道德經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

謂孤寡不穀 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

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 併

頂 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陞

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斬吾頭

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

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

人更王豈不賢哉更工衡翻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

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之史記正義曰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既葬

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

客皆賢餘五百人尙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

死亦皆自殺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季姓也周八士有季隨季騮魯

有季數窘辱帝數所角翻窘巨隕翻困也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

有舍匿罪三族舍止也匿隱也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

家髡枯昆翻鬻其髮也鉗其炎翻以鐵束項朱家魯之大俠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

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

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項氏臣豈可盡誅邪

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

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

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伍子胥楚大夫伍奢

之子也楚平王信讒而殺伍奢子胥奔吳藉吳師以破楚入郢發平王墓而鞭其尸君何不從容為上言

之從千容翻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

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復扶又翻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

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

相戾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贖追上也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者高祖自謂併與固也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

戾困哉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賴贖同追而高祖獨與固言也姓譜丁本自姜姓齊太公子諡丁公因以命氏丁公引

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見賢遍翻帝以丁公徇軍中

徇辭峻翻師古曰行示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

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臣光曰高

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桀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

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斷丁亂翻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齊人婁敬戌

隴西

姓譜婁邾婁國之後一曰離婁之後

過洛陽脫輓輅

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一輓

之三人推之師古曰輓音晚輅胡格翻洛音同

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

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

見

衣著也帛緡也褐織毛布之衣也

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

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

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

稷封郃

班志郃縣屬右扶風師古曰卽今武功故城是史記正義曰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秦城是也說文曰郃炎

帝之後姜姓所封國棄外家也毛萇云郃姜嫄國堯以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因封之於郃音吐才翻

積德彙善彙古累字

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

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

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

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朝直朝

遙翻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

豐沛卷蜀漢定三秦

卷讀曰卷

與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

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

骨中野不可勝數

勝音升

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

夷與夷同創也音延知翻

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卒讀曰猝百

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

謂天府者也府聚也萬物所聚謂之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

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益其亢拊其

背未能全其勝也張晏曰益與扼同促持之也亢音岡又下即翻喉龍也今陛下案

秦之故地此亦益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

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

東有成臯西有殽澗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州東二殽山是也澗即澗池倍河鄉伊

洛河在洛陽城北故曰倍伊洛二水在洛陽城南故曰鄉倍蒲妹翻鄉讀曰嚮其固亦足恃也上

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

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

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漑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漑灌之利故曰沃野南有巴蜀之饒

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音於阮翻阻

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

天下西給京師漢漕關東之時自河入渭自渭而上輸之長安諸侯有變順流而

下足以委輸康曰委於偽切即委積之委輸即轉輸之輸輸春遇翻此所謂金城千

里天府之國也府者物所聚也天物所聚不假人力故曰天府婁敬說是也上即

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

劉氏師古曰凡言車駕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長安本秦之鄉名也高祖作都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

始故曰奉春君也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孟康

曰道讀曰導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

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今

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

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

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臣光曰夫生

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

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爲虛

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

際人臣之所難處處昌呂翻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

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

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

謂明哲保身者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子房有焉 六月壬辰大

赦天下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 趙景

王耳長沙文王芮皆薨 九月虜臧荼壬子立太尉

長安侯盧縮爲燕王班表太尉秦官掌武事漢制與丞相御史大夫爲三公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據史

記盧縮傳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之處縮家與上同里音開

汗閭也里縮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縮羣臣莫敢望故

特王之考異曰史記漢書高紀於此皆云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按樊噲傳從平韓王信乃遷左丞相是時未爲丞相又代

地無反者噲傳亦無此事疑紀誤項王故將利幾反利幾以陳令降上侯之

幾恐而反風俗通利姓也姓譜楚公子食采於利後以為氏

上自擊破之

後九月治長

樂宮

程大昌雍錄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迴二十里高祖改修而居之在長安城東隅樂音洛

項王將

鍾離昧素與楚王信善

昧莫曷翻下同

項王死後亡歸信漢

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

出入

行下孟翻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

皆曰亟發兵阮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

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

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

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

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

趣讀曰促

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

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

白虎通曰天子所以巡狩者何

巡者循也狩者收也謂循行天下收人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政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必自行之謹敬重民之意也孟子曰天子適

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陛下第出偽游雲夢也第但會諸侯於陳陳

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

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

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

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為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

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

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師古曰黃

石公三略之言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

信以歸械者加以扭械繫者加以徽索因赦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

韓信又治秦中如瘡曰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師古曰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

也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

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瘡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順

也建居偃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

泰山之固泰山在齊之南境齊負以為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

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余謂孟津在河內去平原甚遠晉說失之拘蓋河流渾濁故謂之濁河也北有

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余據班志齊地北至勃

海有高樂高城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言齊地信重合之地

勝與秦亢衡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

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

其能惡鳥路翻多稱病不朝從朝直遙翻朝見也從才用翻從遊也居常鞅鞅羞

與絳灌等列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嘗過樊將軍噲噲跪

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

與噲等為伍為信怨望謀反張本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

多少從千容翻將即亮翻下同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

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

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

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

授非人力也 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 師古曰剖

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普口翻 蕭何封鄼侯 班志鄼縣屬南陽郡孟康曰鄼音讚 所食邑

獨多 按班書功臣表蕭何封贊八千戶而曹參封平陽張良封留皆萬戶宜不得言何封邑獨多蓋參以十二月甲申封何以正月

丙午封功臣言何居上其意不能平者特同日受封樊鄼絳灌諸人耳張良亦以丙午封諸人言何而不言良者蓋高祖先使良自擇齊

二萬戶而良止受留萬戶故不敢言也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 被皮義翻 多

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

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

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

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

人也 師古曰發縱謂解繼而放之也指示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子用翻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字

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洪氏隸釋曰元祐中洛州洽河堤得漢北海瀆于長夏君碑其辭有曰紹縱先軌又北軍中候郭仲奇碑云

有山甫之縱又云徽縱顯又司隸校尉魯峻碑云比縱豹產又圍令趙君碑云羨其縱外黃令高彪碑云莫與比縱皆以縱為蹤蕭何傳發縱指不獸處顏師古注云書本皆不為蹤字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據此數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注殆未然也

羣臣皆不敢言張良為謀臣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

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見八卷秦二世二年此天以臣

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仲竹臣願封留足矣

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

戶牖鄉名屬陳留郡陽武縣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屬

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與班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鄉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括地志東

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陳平亦十二月甲申封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

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

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因平

無知見上專見九卷二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

年背蒲妹翻復扶又翻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填讀春正月

丙午分楚王信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

將軍賈為荆王

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余據班史時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王賈東陽漢下邳

地鄆郡漢丹陽地吳郡即會稽地蓋其地自淮東而南盡丹陽會稽也賈死後以其地王吳王濞故索隱云王吳地也如淳曰荆亦楚也

賈達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曰荆遂行於世晉灼曰奮伐荆楚自秦之先固已稱荆索隱曰姚察按虞喜云總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

南有荆山在陽羨界賈分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太康地志陽羨縣本名荆溪從才用翻

以薛郡東海彭

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

薛郡漢之魯國東海秦之郟郡彭城後為

楚國蓋封交之時得三郡地景武之後楚國僅彭城數縣耳

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

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

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

據此則博陽於秦楚漢兵爭之時亦嘗置郡矣自淮東至此雜用古地名固不純用秦漢所置郡名也師古曰外婦謂與旁通者

諸

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

孟康曰此時民流移故使能齊言者還齊也史記正義曰按言齊國形勝

次於秦中故以封子肥七十餘城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割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

上以韓王信

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

韓之分晉其地南至宛葉

西北包鞏洛接于新安宜陽東有潁川而淮陽之地則屬于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剖符王潁川其地東兼有淮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境相迫近耳不屬韓也

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

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寇晉陽去塞遠請治馬

邑班志太原郡領二十一縣今以三十一縣為韓國蓋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境北被邊兼有鴈門之馬邑也晉太康地記曰秦時建

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馬邑杜佑曰秦馬邑城在朔州善陽縣界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

被猶帶也皮義上許之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

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複道

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

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屬近也言近方安定也屬

之欲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

屬殊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

玉翻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

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

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

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

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

余觀帝初起令雍齒守豐齒雅不欲屬帝即以豐降魏可以見

其有故怨矣雍於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偽翻留侯

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

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什方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

唐志什方縣屬漢州蓋垂拱又分益州置漢州也宋而急趨丞相

白曰什方縣舊治雍齒城今於城北四十步立縣御史定功行封

趨讀曰促漢之三公丞相職羣臣罷酒皆

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臣光曰張良為高

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
必待高帝目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
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數所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

有缺望自危之心缺古穴翻師古曰音決缺謂相缺也望怨故

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

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蕭何

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

復蟲達自第一至十八也余謂此但定蕭何等元功十八人位次耳

至呂后時乃詔作高祖功臣位次凡一百四十餘人師古所謂自蕭

何至蟲達十八人呂后所定位次也張敖於高祖九年始自趙王廢

為宣平侯安得預元功十八人之數哉故師古註功臣位次云張

耳及敖並為無大功蓋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耳此說則得之皆

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

一被皮義翻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鄂

出姬姓晉鄂侯之後關內侯位次列侯爵第夫曹參雖有野戰

十九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

亡衆跳身遁者數矣師古曰謂輕身走出然蕭何常從關

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

絕者數矣又軍無見糧

見賢

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

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

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

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

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

殿入朝不趨

古者君子必帶劍所以衛身且昭武備也秦法羣臣上殿不得持尺寸之兵草曰菲麻曰屨皮曰履屨屨

所以從軍軍容不入國故皆不許以上殿君前必趨崇敬也今賜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殊禮也

上曰吾聞進

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干

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

索隱曰安平縣屬涿郡非菑川之東安平縣

是日悉封

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上

歸櫟陽

夏五月丙午尊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者極尊之稱

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

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

此北河也單于頭曼有太子曰

冒頓韋昭曰曼音瞞師古曰莫安後有所愛閼氏匈奴之閼氏猶中國之皇

后闕於連翻氏音支下月氏同生子頭曼欲立之少詩照翻是時東胡疆而

月氏盛括地志涼肅甘沙庭州本月氏地乃使冒頓質於月氏質音致既而

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

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章昭

曰矢鏑飛則鳴余見今軍中亦有鳴鏑於近箭之處開小竅矢飛急則凌風而鳴鏑音嬌曉呼交翻習勒其騎射其勒

所部使習其令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

鳴鏑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

皆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

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

皆隨鳴鏑而射射而亦翻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

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

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

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

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

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復扶又翻左右皆怒曰東胡

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

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予讀曰與下同東胡王愈益

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

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甌一侯翻脫土活翻東胡使

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

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

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

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

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

羊河南王師古曰樓煩白羊二王之居在河南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

奪匈奴故地蒙恬奪匈奴地見七年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

那膚施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膚施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秦州百泉縣西七十里膚施縣趙置秦因而不

改今屬延州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罷讀曰疲

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控弦引弓也威

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

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數所角翻間古使

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

引兵南踰句注郡國志句注山險名在雁門陰館縣括地志句注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三十里杜佑曰句注

山即代州雁門縣西攻太原至晉陽 帝悉去秦苛

儀法為簡易去羌呂翻除也後以義推易以鼓翻下同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

呼拔劍擊柱呼火故翻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叔孫本出姬姓魯叔

孫氏之後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

臣弟子共起朝儀朝直遙翻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

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

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

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易以歧翻度徒洛翻於是叔孫通使徵

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爲使者而徵魯諸生使疏吏翻魯有兩生不肯行

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通事秦始皇二世陳涉項梁楚

懷王項羽及帝凡七主且幾也言幾及十主也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

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師古

曰言行德教百年然後可起禮樂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無汙我汙烏故翻

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爲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爲學謂

素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

儀其中也如漚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蕞師古曰蕞與蕞同子悅翻如說是韋昭曰引繩爲綿立表爲蕞

蕞茲會翻賈逵曰束茅以立表位爲蕞纂文曰蕞今之纂字即悅翻又音纂月餘言於上曰可試

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肄弋二翻亦習也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時未起未央宮故帝御長

樂宮受朝賀及蕭何既起未央前殿自惠帝以後皆御未央而長樂為太后所居謂之東朝樂音洛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

之前先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治直之翻鄉讀曰嚮

衛官俠陛衛官侍衛之官郎中及中郎執戟侍衛者是也俠與挾同挾殿陛之兩旁也或音夾及羅立廷

中皆執兵張旗幟幟昌志翻於是皇帝傳警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

警是也漢書音義天子出稱警傳聲而唱以警外也輦出房沈約曰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從容宮中所乘非王

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不知何代去其輪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

漢吏六百石銅印墨綬奉月七十斛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

置法酒禮畢謂朝禮畢也師古曰法酒猶言禮爵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

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

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執法即御史也杜佑曰御史之名周官有

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滏池之會各令書其事秦漢為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定禮儀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是也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竟敢言行較禮至禮畢也朝直

遙翻謹與宣同許元翻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

拜叔孫通為太常班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改曰太常此不書奉常而書太常者使人易知

賜金五百斤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尊

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

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各少所變改其

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師古曰理官即灋官也法家又復不

傳民臣莫有言者焉臣光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

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

別而九族睦焉行下孟翻別彼列翻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

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治直吏翻用

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

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

之言而稱善見下卷睹叔孫之儀而嘆息然所以不

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

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

惜夫叔孫生之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

取寵而已穀皮曰糠穀不成曰粃粃與粃同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

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楊子譏之曰昔者

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

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

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

宋咸曰謂開布其迹於諸侯之國猶言歷聘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

得而用之焉於虔翻善乎楊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惡肯毀

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惡音烏趨七喻翻上自將擊

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班志銅鞮縣屬上黨郡上黨記晉銅鞮伯華所邑去銅鞮故宮二十里唐

屬潞州宋白曰縣有銅鞮水故名鞮丁奚翻

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

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

班志白土縣屬上郡括地志白土故城在

鹽州白池東北九十里又云近延州余據班志園水出白土縣西東

入河師古曰園音銀今銀州銀水是則白土縣在唐銀州界按園字

乃園字之誤通典園水在銀州儒林縣東北今謂之無定河師古又

曰曼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姓譜齊有曼丘不擇

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

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

班史匈奴置左右賢

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班志廣武縣屬太原郡史記正義廣武故

城在代州鴈門界句注山南杜佑曰代州鴈門郡治鴈門縣漢廣武

縣故城在西南宋白曰隋改廣武縣為鴈門避太子諱也

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

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

大戴記曰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

雪雨于具翻自上而下曰雨後以義推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

師古曰什人之中二三墮指

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

史記正義曰代谷今媯州余據唐媯州在幽州西北此代谷在句注之北

後魏都平城建為代都蓋因代谷而名也唐屬雲州界

欲擊之使人覘匈奴

胡丑廉翻又勅豔翻窺偵

也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

羸倫為翻畜許救翻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

復扶又翻

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

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

見賢遍翻示也下欲見同

今臣往

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

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

凡事已為而未成曰業

上怒罵

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

沮才汝翻止也

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

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

班志平城縣屬鴈門郡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師古曰白登

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括地志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

漢兵中外

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

應劭曰陳

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閼氏曰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急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言於冒頓令解圍余謂秘計者以其失中國之體

故秘而不傳間古莫翻遺于季翻

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

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

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
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

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

師古曰傅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嚮以禦敵也鄉讀曰嚮

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

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

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

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

建信侯帝南過曲逆

班志曲逆縣屬中山國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後漢章帝醜其名

改曰蒲陰杜佑曰中山郡北平縣秦曲逆縣後漢蒲陰縣曲逆讀皆如字文選高祖功臣贊注曰曲區句翻逆音遇非也顏之推曰俗儒

讀曲逆侯為去遇票姚校尉曰飄搖票姚諸儒有兩音最無謂者曲逆為去遇也

曰壯哉縣吾行天下

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

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十二月上還

過趙趙王敖執子婿禮甚卑

敖尚帝女魯元公主故執子婿禮

上箕倨

慢罵之

師古曰箕倨者謂伸兩腳其形如箕曲禮曰坐毋箕孔穎達曰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

趙相貫

高趙午等皆怒

貫姓也原伯貫之後

曰吾王辱王也

孟康曰辱音濕

懦弱者為辱師古音士連翻

乃說王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

王事帝甚恭而帝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

血曰

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背漢也為于偽翻

君何言之誤先人亡

國賴帝得復國

張耳亡國事見九卷元年復國事見十卷三年

德流子孫秋豪皆

帝力也

豪至秋而纖銳秋豪言其細微也

願君無復出口

復扶又翻

貫高趙午

等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

長知兩翻倍蒲妹翻

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洿王為

洿烏

故翻染

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

言獨以身坐

匈奴攻

代代王喜棄國自歸

喜即帝兄仲也六年春正月以代地立喜為代王韓王信故國

赦為郃

陽侯

班志郃陽縣屬左馮翊詩所謂在郃之陽者也括地志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郃音合

辛卯

立皇子如意為代王

如意戚夫人之子後徙王趙

春二月上至長

安蕭何治未央宮

未央宮在長安城西南隅周迴二十八里元和志曰東距長樂宮一里中隔武庫括地志

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

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

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

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

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

悅曰臣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

室填服天下也填讀曰鎮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

之急趨七喻翻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

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孔子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桀為傾宮瑤臺以殫百姓之財創

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

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

至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卒子恤翻罷讀曰疲未必不由鄩

侯啓之也 上自櫟陽徙都長安先雖以婁敬張良之言西都關中然都邑未成

則猶居櫟陽今未央宮
成始自櫟陽徙都長安

初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班表宗正
秦官掌親

屬平帝元始元年
更名宗伯

夏四月帝行如洛陽

資治通鑑卷第十一